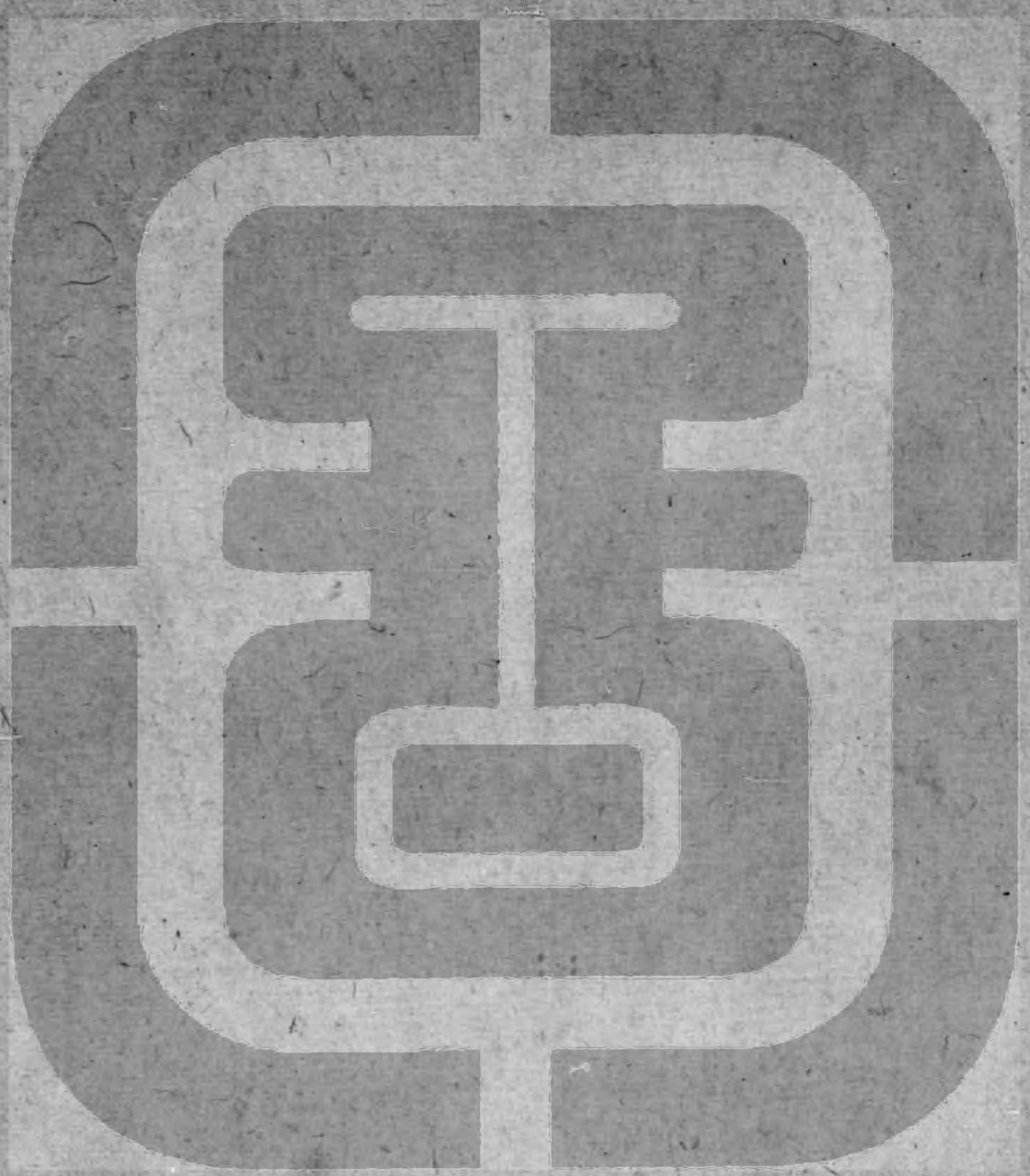

學半齋集

學半齋集

[illegible]

奏疏

進兵畧疏

催熟審疏

工部條陳疏

表

進兵畧表

序文

昭代明良錄序

資治通鑑綱目序

風化錄序

[illegible]

型士錄序
平允奏最冊序
海虞沿革議序
刑部檄志序
同升錄序
虞山唱和編序
校定北堂書抄自序
形家指南序
經言枝指自序
白雲樓勝賞編序
說儲自序

凡又一頁另行
低一格。
以下全。

刻驪山集序　又一
經藉異同自序
海虞文苑序
管士恒四書參同契序
息柯餘韻序
顯空判州自序
五僊社約序
續刻文太史詩集序
海虞十一子會業序
六子會業序
景武堂集後序

第二題須另行起。以下全。

金右辰[illegible]花編序

賀邑侯張發齋考績序

贈蔣侍御還朝序

贈許寅文覃恩承制詩冊序

贈葛司訓擢諭章丘序

送慧居上人謁選南還序

贈休寧邑侯獻吾賈君序

贈耿邑侯內召序　王善士積德記序

贈牛星寰擢雷州守序

送混初喻山人歸豫章序

贈董司理榮擢南銓序

又代黃府尊

贈獲庠平先生遷上蔡諭序

贈曾撫臺擢總河序

又一

贈何計部榮遷郡侯序

送邢邑侯還楚序

贈許鼇宇滿秩序　又一

贈陳章甫喬遷序

贈王郡伯奏績榮封序

贈蘊翁沈父母榮封序

贈平夢博膺獎序

賀中陽
亦寫大字

贈何郡伯榮遷序
賀董節推榮誕序
贈魏汲令膺薦序
賀徐侯剡薦序
贈張公祖榮薦序
贈徐邑侯膺薦序
賀何太尊覃恩加封序

又一

賀中陽鄒公入拜大司空序代

賀何郡伯太母滕孺人晉封太恭人序
贈張公祖奏最序
贈郡伯何禹門督粮稼藩序
贈張太尊榮封序
贈張太宗師榮襄序
贈王太師榮壽序
壽立翁王公祖榮誕序
壽王太宗師榮誕詩序
贈觀復蕭公六袠序
壽伯舅道山繆公八十序
壽郡丞王公序
壽楊授臺序
壽春質陸公六十序
壽崔山升六十序

壽呂[illegible]六十序

壽別駕九十年六十序

贈徐保菴六十序

贈王母錢孺人七十序

壽省愚單翁七十序

壽六川衛老師九十序

贈仲虞呂表丈七十序

壽祝小泉七十序

贈桂江徐翁偕宋姑陳孺人七十序

贈首年伯母閔孺人六十序

贈琴江徐老年伯七十序

此頁以下五頁移在詩述

紫柏山一頁之後

[illegible]

舟中走感侍御

壽顏太公二十韻

元日逢春二首

過漢池懷古

過濠上二首

舟行即事

月夜襲在誠攜琴見訪

過磨盤山憩郵亭

過關山

閨思二首

中峰

贈朱虞翁老公祖二十韻

山行即事

曉發涿鹿遇雪

過比干墓

過關西楊夫子墓

過朝天關

春日自嘉州放舟晚次月波驛

董寅丈國博滿歸菊前招飲時重九次日

木末燕集因謁方正學先生祠

題楊濟卿水竹居

東谷翁為侍御方老師王父也名高月旦跡晦丘園孝思篤於蒸嘗遐興寄之日涉高山流水玄對超然翠竹蒼松心不遠因取義於杜律爰名亭以還青誠棲真之勝區而嘉遯之芳躅也老師永言追慕給圖徵詩茲輒僭賦二章即以還青咸韻蓋求不失名亭之意而未之逮也

上元曾一游燈市所謂未能免俗聊復爾偶成一律紀之

春雪登白雲樓

酬嚴道徹見贈

季夏朔舟次巫峽鄧令君再邀游神女祠極歡而別

枝江阻風步韻

季夏望維舟荊江對月

七月八夕維舟赤壁

入楚

中秋燕集白雲樓

先重陽一日登白雲樓時余已移江司矣

梁谿返棹憩虎丘東塔院

春朝

軍中偶成

贈王都閫四公子

重九次日集顧甥叔懋許燈前賞菊菊方盛開

恐陶往未之有也渠留欵甚殷詩以謝之

九日同李司理登天山寺二首

過小蓬萊

發貴陽

奉贈松亭周老鄉丈喬廷

楊[illegible]

送杜[illegible]上人[illegible]還

[illegible]

同友人集[illegible]少陵韻　登太白樓

次新封廨中同廣文平光亭橋梓夜坐及凌曉餞別

涂出河間會閱關使者駐節王錢兩年丈時並見過

觀梅鄧尉諸山

送湛源沈比部恤刑東藩

過保郡姚夏兩使君見邀登樓覽勝

過邯鄲黃梁夢

鄴中懷古

過獲呂懷舊

贈岳廣霞社丈

過太華時雲籠山色輿中偶成

閱武至馬邉謁武侯祠

余元初署中看菊和陳寅丈韻

新春五日集顧朗哉坐上分韻得冬字

春日同諸寅丈游梅花塢

丙午夏南雍署中寄懷獲庠諸丈一首

壽支國博從父鳳臺翁八十

内兄繼庵劉中翰以丁未玄月開五袠其令子玉

受進士索詩為壽余非知詩也第荣被葭莩

喜沾肺腑輙勉賦二律以侈盛嫩

上元讌燈市

仲春日邀薛程兩丈小集偶得紅梅口占二首

雪後過韋莊贈天林上人 池中繫一小艇

雨中同楊都閫登石公山

江陵志感

仲秋庭梅盛放蜀中携歸梅椿亦吐花微作紺色詩

以紀之

登觀音岩 京山道中

鐘鼓洞

下第還獲一首

游中岩即事

過萍鄉述懷 萍鄉隸江西

荅申玄渚二首

贈馬以容奉差便道歸省步允初姚年丈韻

贈姚允初年兄之海南二首

壽禎星河二府

贈陳姚生

送賀明府之醴泉一律

荅岳廣霞孝廉一律

集萬都尉白石園次韻得方字

贈馮吳江太公六十榮封

送傅秦寰寅丈奉　使還里中二律

奉壽松亭鄭丈六十

懷方渭津丈

題趙大司寇罷中二首

過定興

攝山千佛岩

廣元道中見柳葉

揚花

東平道中除夜

三歸臺

贈悟宗上人

宿沙河驛聞蛙

此二行寫在吳晉遺左氏吾略一頁前二行

陳少參學半齋集海虞

明貴州分巡參議陳禹謨錫玄甫著

贈守崖張翁八十序

壽峯溪朱君五十序

壽心槐吳翁八十序

壽見廉歸翁六十序

[illegible]

記

重修白雀寺碑記

永錫閣記

殲苗京觀記

燕超堂記

克羊塢牌記

如泰記

入關記

入闌記

覽勝記

獲庠新叙草住閣記

重修獲庠明倫堂記

獲縣重修廟學記

迎先師孔子像記

獲縣新學田記

新設長珙二縣墩堡記　重修馬湖三口橋記

四川司儀題名記

錦衣衛經廳重修衙舍記

重修白雲樓記

重修春生軒記

朝元寺瑞芝記

重修馬湖東城樓記

重修禹寺寺藏住閣記

重修東城圍關神廟記

重建仁壽菴記　重修觀音寺記

疏

重修東塔寺崇教興福寺疏

重修刘神訓[illegible]

新建聖人塔疏

放生疏

募請經懺疏

重修觀音堂疏

募鐫華嚴經疏

新建桃源精舍募緣疏　重修崇興寺募緣疏

募建桃源文昌閣疏

募修長春菴疏

沙音菴募建文殊屋傍疏

募剏曇華菴禪堂疏

募修富安橋疏

募造戈庄塘五石梁橋疏

吉林菴新剏花巖大慈二閣疏

募塑羅漢像文疏

募重新佛像文疏

重修同盟山周武王廟募緣疏

誌銘

襄陽二府少湖瞿公墓誌銘

貞節呂母宋孺人墓誌銘

湖亭時君墓誌銘

中憲大夫李祥居暨元配張恭人墓誌銘

學山談公墓誌銘　張徵君少山誌銘

彌倫堂[illegible]銘
大成殿香[illegible]
經筍[illegible]

行狀

先考雨亭府君行狀
先姑徐孺人行狀
包孺人行實

文

誓師文
祭天地山川文
祭八蜡文
平越祭旗纛文
祭闕聖帝君文
驅虎文
祭先莊請入鄉賢祠文
祭姜少保文
祭呂祠部文
祭石崖翁年伯文
代學者祭莊請公入鄉賢祠文
祭趙母陳淑人文
祭景行錢村公文
祭馮太宗伯文
祭曹[illegible]伯文
祭李母傳太孺人文
祭范[illegible]方文

祭張儀印文
祭周母太[illegible]文
公薦于相公文
祭制臺蹇公文
祭李善所夫人文
祭安昌郡君段太母文
祭揔河曾公文
又一代
祭歸太嚴文
祭蔣母徐孺人文
祭李村公文
祭張宇崗文
祭萬司理文
祭蔣侍御文

傳

武塘二袁先生傳
蔣母湯太恭人傳
徐先祿傳
蔣母周恭人傳
獲嘉令商公傳
薛梅山傳
錢母下太孺人傳
止齋張先生傳

題跋

自訂縣跋

書川南治績後

秦奉舉画冊跋

書南漢自叙冊跋

書中云問辨錄後

書培筠上人卷後

題子高陸先生遺像後

書瞿黃州修佛殿疏後

宋翠巖琴川先隴圖跋

說

品梅亮說

寉捕爵說

原焚說

引

左氏兵畧題詞

四書證義題詞

題馮生草小引

題徐伯子[illegible]編引

古文[illegible]參同契注引

學惠益思引　張宣遠澤雨嘆引

會道編引

悉源新阡紀畧

贊

孫世聲贊　竹溪單翁像贊

新蒔雙杉贊

先師孔子像贊

魁呂像贊

文昌贊

慈濟上人像贊

九河錢君像贊

頌

瑞芝頌

景武流芳頌

檄

諭苗檄

啓

上軍門啓

又

再上軍門啓

與盧宁道啓

柬

荅山海関邵同僚

荅黄吏科

荅戴大叅

荅陳於潛

荅永平張貳守

與顧德安

與九江何郡伯

與楊錢塘

荅李憲副啟

請喻齋張令公啟

請監兌葉云峰啟代

賀王荊石相公母壽啟代

讌何令公啟

落成宴啟　又

請令公啟

請趙令公啟　又啟

賀落成啟

除夕邀客啟

候許兵巡啟

上曾撝憲啟

賀王二府視篆啟

上沈相公啟

候梁掌科啟

候蕭給事

候[illegible]選部啟

候朱修撰啟

賀董司理迁銓曹啟

請曾監院啟

請楊按臺啟

賀孫大名啟

請按臺啟

荅曾撫臺啟

上劉兵侍啟

荅李高郵啟

與驛傳道延啟

荅蔣孝廉啟

荅吳大名啟

荅楊錢塘啟

荅毛縣令啟

荅蕭淳啟

荅門人賈啟

答程見吾啟
請楊令尹啟
賀凱旋啟
答曠丹陽啟
答彭眉州啟
答陳無錫啟
啟吳觀察晉方伯
典孫青縣啟
答趙府尊啟
答郭金壇啟
答石江陵啟

[illegible]陳宜興啟
答孫方伯啟
答吳濱州啟
答李中丞啟
答閔汝寧啟
答董大叅啟

詩

[illegible]

奉使檀州有感賦塞上篇

真州篇

月照軒十韻

白嶽篇

~~瑞芝頌~~

~~舟中志感~~

毘陵話別即事

上巳登北固話別

懷獲呂諸生

題贈雲間侍洲孫翁七十

王郡丞以抗榷璫逮繫　詔獄余壯其節悲其遇詩
以贈之
贈秦凌虛寅丈
使晉篇贈正吾宋使君之晉中
雲棧篇
石丈篇
山行即事
出峽行
軍中遇元旦
奏凱篇三十六韻
過紫栢山次趙文肅公韻　贈朱司理二十韻

○

進左氏兵畧疏
為進左氏兵畧以效愚衷以裨戎務事臣聞司
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兵之設久矣自
古帝王未有能去兵者恭惟我
皇上御極以来
德耀中天
功燭上宙
威稜外震
淵謨內昭致使殊族回面而革心小醜間發而旋
殄天下見為已治已安矣抑臣猶切隱憂不勝
過慮因濫竽樞僚之末每究心韜畧之編竊謂

今談兵者輙祖孫吳午乃孫吳以前有春秋左傳一書尤兵家祖也蓋春秋時王風既替霸術始倡日尋干戈競相雄長是時左丘明依經立傳義無不該至所叙當年戰攻事則有金版六弢所未洩與洩之而未見諸行者洋〻纚〻不啻列眉指掌然如兵首人和則有以德和民師克在和之訓武不可黷則有不戢自焚止戈為武之詞語正則召陵城濮諸師仗其義語奇則衷師夾擊潛涉宵加紗其機詭譎則曳柴設旆偽糴詐盟窮其幻行陳則鵞鸛魚麗左右勾拒善其法勇敢則先登免冑帶斷桀石昭其能技藝則用革用木用矛用劍程其巧舟車步騎則餘皇乘廣崇卒小駟詳其說天官時日蓍龜占候則卜偃史墨徒父師曠之儔通其奧古今用兵家有不出其彀中而能逸其域外者誰哉嘗慱稽古名將淵源左氏者殆更僕未易數也若再傳而為楚之吳起七傳而為漢之張蒼馮奉世以折衝標夙譽寇恂馮異為炎鼎佐中興賈逵之課讀常遍關羽之諷誦不輟杜預有耽思之癖王僧辨擅該慱之稱楊汪之勤學專精路泌之能究深旨李存勗之稍習通義狄武襄之折節淹通岳武穆之識超行伍凡此皆習左氏

春秋最較著者左氏有裨于吳家信矣第其書
列于史官而不著于兵志其詞散于全帙而未
別其指歸介胄之夫于是知有孫吳竟不知有
左氏不幾遡流而忘源乎臣特于左氏傳中就
其論戰攻者表而出之而成是編夫亦奠以古
人之糟粕備將畧之萬一云爾何者兵可百年
不試而不可一日不講姑舉一二即如西北利
幸戰乘廣之制不可攻乎東南利舟師餘皇之
武不可追乎中國之長技莫如火攻燧象不可
倣乎兵家之勝筭莫若用奇墮伏不可施乎以
恢礼樂敦詩書者謀帥兄無不識一丁者矣以
赦孟明復桓子者使過兄無掩一眚者矣以殺
顛頡戮楊干者罰罪罰行而孰不知懲以魯銘
鐘晉賜樂者賞功賞行而孰不知勸有所以恤
軍士之寒狹纊詎不知感有所以濟軍士之饑
庶癸從此無呼囷墨可降以攻則何弗克不虞
豫戒以守則何弗固至于諸名將用兵臣所採
證左氏者即未必一一券合總不失為左氏緒
餘可備參伍于師中而酌權宜于臨敵者也大
都兵家詭用潛于九天九地幻于疑鬼疑神疾
于迅雷掣電不可遥度不可預設不可以成案
拘然談兵者兄曰兵法夫斷未為基撓筆為鞫

亦皆有法焉況兵兇戰危何事也昔人云持大
兵者如擎盤水一致差跌求止豈得此可師心
自用而嘗試漫為哉武經七書天下莫不戶誦
家傳凡以法在焉故也左氏固兵家祖獨柰何
置不講邪臣以是輯為兵畧一編凡三十二卷
謹用繕寫裝潢成帙恭
進
御前仰祈
皇上於清燕之餘俯垂
睿覽如以臣言可用伏候
勅下該部將臣副本梓行俾九邊將領人手一編居
常或可資講武儆急或可備運籌庶戎務未必
無裨而愚衷亦獲自效矣抑臣又有說焉方今
時事有非春秋可等埒者臣請得而言之彼春
秋時天下之勢四分五裂侯國雖大不過今一
列郡已耳方伯雖尊不過今一大藩已耳其強
鄰巨敵勢不俱棲者每競起而相角況西戎北
狄荐居中夏者復乘間而內訌處彼時勢何其
難也今天下何如哉我
皇上鑿天作
主亘地稱
皇月域來賓日際奉土天下未有全盛如今日者顧

春秋諸侯于隣壤之交爭則熊起而應之如敗
秦于殽敗晉于邲左氏傳不勝書也于夷狄之
交侵則能剪而殪之如齊之伐戎晉之滅狄左
氏傳亦不勝書也當其時將帥並稱良兵食不
言匱今天下一統豈復有強鄰巨敵抗我顏行
惟是塞垣以外蠢茲醜虜已耳傳不云乎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日時勢是也及此金甌無缺
之辰亟為牖戶綢繆之計
皇上必有獨屋
宸衷當事大臣亦必有協贊
廟謨者在幺麼小臣何敢越俎而置喙哉臣不勝激切隕越之至

既非職掌亦無關係不必抄入

工部條陳疏 代

為兩宮告成三殿繼起徼明經手錢粮以終戢守并
陳行過事宜以備採擇事臣由某科進士待罪工部
後先若干年月所營建脩繕亦後先相續雖駑下之
質难于驅策摴櫟之材不足器使而一念朴忠期財
不虛費策必濟事者自信此心可對天日質鬼神無
少愧怍即橫被汚辱自甘擯棄區區體国至情有不
容一折而遂回者故敢以經手錢粮及行過事宜一
一為皇上陳之臣自二十年四月內除授工部屯田
清吏司主事是年蒙欽差會同內監督脩泰陵以年
完工舖戶耿應禎原題料銀七千九百餘兩臣節省

銀三千兩灰戶沈應元原題灰價銀四千五百兩臣
節省銀一千五百兩其餘節省雜料等銀通共七千
兩有奇盖十裁其四矣隨該巡視節慎庫工科給事
中張問達題本部覆奉旨紀錄二十一年又蒙欽差
會同內監督脩獻陵該臣覆議工科給事中黎道炤
題欽差臣同工科給事中桂有根御史時偕行覆估
減原題銀壹萬三千兩比工完黑窯廠等項價銀仍
節省銀三千兩二十三年二月陞臣本部營繕清吏
司署員外郎主事三月陞臣署郎中事考滿復任臣
任營膳郎凡三年六個月北[illegible]門府第之工臣收其
成西華門之工臣始終其事雖皆有所節省俱經題

奏不敢復贅惟是兩宮鼎建事体重大臣以譾劣謬
襄是役即盡瘁至死皆臣職分豈敢自以為功第以
節省故被汚辱以敬慎故遭謗議臣之心幾無以自
白于天下今當工成奏繳之時臣完過工程與用過
銀兩若不明白開報則不惟謗臣者不知媿悔而臣
之職守亦重有歉矣敢粗陳其槩方兩宮肇建時該
監工御史劉疏稱費可巨百萬而內外諸臣即善節
省非三四百萬不可乃臣自二十四年七月初十日
開工至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止所經營乾清宮坤
寧宮交泰殿乾清殿日精門月華門景和門隆福門
坤寧門圍廊一百一十間磚瓦通共銀作局東西行

打造亦將就緒大石窩大石俱完其白玉池臣庠水
久乾與其餘小料俱開運不難買辦金磚顏料與運
蘇州磚徐州石俱有次第臣經手用過銀七十六萬
七千七百兩內除帶造神霄殿東梧倉芳玉軒板箱
二千五百豎櫃四百二十約用銀四萬兩柁散等木
臣給鑄錢積出銀一萬六千兩貯買止圍廊後柱用
過約一百二三十根外俱繼臣所經手而物料工程
歷歷可紀者也伏候勅該部查覈以驗臣幾年居職
之苦心則死且不恨更有行過事宜似于國計民生
微有裨益值此三殿興工之時或可備採擇者謹昧
死詳列于後并祈聖鑒勅部施行則臣斥逐之日猶

任事之年而耿耿孤忠稍獲自盡矣
一議開納臣以大工費繁題請開納事例凡臨民官
即典史亦不許告納而二年之內亦得銀九十三萬
兩有奇除臣經費外尚餘銀十六萬有奇付之繼臣
者蓋其間因職以定例量入以為出皆有微權耳今
三殿興工倘參酌前例更定而舉行之則未必無補
于萬一也
一裁冗費二十四年節慎庫貯營繕司銀三十二萬
兩有奇自大工肇興一切別工臣俱停止不得支領
至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臣叨外轉時除前借與
都水銀九萬兩屯田十二萬兩虞衡三萬兩解浙直

六萬兩外見在庫銀九十萬兩有奇是不惟大工無
損于庫銀反因大工多積也今於別工亦當量其緩
急凡稍可緩者悉止之併財力于三殿則庶幾兄費
裁而成工亦易矣
一議鑄錢泉以流行壅塞其權皆自上操之臣鑄錢
時日給夫匠錢每名不過三二十文舖車等項不得
聚領是以鑄錢雖多民間止以四百五六十文準銀
一兩蓋出之艱故用之貴也今舖車窑炭一聚散錢
閔領勢以千萬計一時壅出安得不賤遂至七百始
易銀一兩乃坐罪富室大商而罰之不亦晚乎當事
者倘以臣言不謬酌而行之則賤可使通而其法亦
可少裨大工也
一不擾民前嘉靖時復脩三殿搜運木石車騾俱派
順天等八府中道大石派順天等八府大都民夫二
萬糜費十餘萬金磚顏料取之兩京廣東雲南等處
官民之費亦復不貲臣在任時于車騾則取足召募
顏料則取足招買大石用主事郭知易議造十六輪
大車拽運僅用官銀七千兩而一民不擾今浔行而
一省差官先是川湖採木總理則特設侍郎都憲分
理則添註郎中副使省直催趲錢粮則特差御史大
石窩採石則專任侍郎浙江採磨头則差郎中蘇州

燒磚亦差郎中冠蓋紛然乘傳四出地方驚擾臣在
部時皆責成該撫按惟大石窩則一主事郭知易办
之是官不差而事易集費省功倍亦今日所當因者
也
一禁奸商夫頹料等項取足招買則奸商因思窟穴
其中借口大工冀滿溝壑如昔日洽金源吳雲卿李
綸張文孝林欽棟等紛紛陳乞臣在部時察其詭情
一切不行即至贖奏不已終籍聖明報罷今奸商如
金源等者竟曰無人詘議之計不得于此則出于彼
其詞甚辯其心甚險惟聖鑒察之并勅該部毋論有
所関說則其計不售而漏危可永塞矣

一定木號工興惟木為多亦惟木價為大會估之弊
亦莫有如木價為甚者臣在部時有曺天祐曺平等
木实收到即臣逐號查算中有一号連二三号二三
号連四五号如此甚多更有以條稿号膚平号者訊
其故謂循習有年不可窮詰臣切齒於作俑為逐号
改正呈堂批准覆算木價于三萬幾千兩之中已多
銀二千餘兩則向所侵冒庫銀不知幾十萬也今三
殿興工用木無算乞勅工部會同巡視科道再加詳
議如臣佑計定号使欺冒不行則脩葺所省寧有紀
極耶

進左氏兵畧表
兵部可務陳禹謨輯成左氏兵畧共三十二卷
謹繕寫進
呈
伏以
天生五材去兵不聞
國張九伐陰平莫尚
至安之術而揆文奮武原無可偏廢之時謹一
得之粗陳備
九重之
睿覽臣謨誠惶誠恐頓首稽首上言竊惟春秋左氏

一編寔為古今兵家至要敬翔謂紀戰伐之事
隗禧指為相斫之書集解成于杜征南勳隆晉
代通例撰于韓制節功炳唐家李忠壯行此足
于終身楊右丞好之遂為武士昔稱名將者非
一其習左氏者較多蓋惟古道猶存三王仁義
之師未遠亦繇覇圖已熾列國攻圍之技爭長
爾時作傳雖取釋經綜其談兵偏宜用武方農
隙而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事悉講于先期及師
行而前茅慮無中權後勁備兄周于臨敵以礼
義為教民首務直遠邁夫孫吳以詩書為謀帥
先資似居要于韜畧致勝多由設伏三覆七覆

如神出而鬼行奪心兄取先人潛師潛步若星
燿而玄逐楚言晉旆變幻無端偽遁羸張顯默
詎測以強見弱甚或至於毀軍以寡示多方且
盛為疏陣頤為鸛頤為鵞彷彿鳥蛇龍虎之雜
陳或用木或用革奚止弓矢戈矛之盡制鷄父
之役吳之奔止者罪人三千檇李之役越之自
剄者罪人三行亂而取之寧有決罣漏網乘丘
之戰蒙馬以皐比犯宋師城濮之戰蒙馬以虎
皮犯陳蔡震而驚之殆猶拉朽摧枯括之萬句
千章不出多方誤敵統及九軍億旅無如師克
在和槩彼紙上陳言寔繄師中勝筭誠用兵者

所當隨方而取則為將者所宜究心以淹通者
也第越春秋以來有待
盛明始顯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締仁緝義
緯武經文
孝至通三
德同吹萬
垂衣而九圍式
端拱而庶績熙烽燧不驚華夷同軌衡南異服之
帥海東雜種之渠莫不陸讋水慄稽首而來賓
沙西氊頭之戎漢北辮髮之虜相將稟朔奉琛
四面而內向間有上仁所未化茂德所不綏隼
質難羈狼心自野爰命百戰百勝之將乍興九
天九地之師創虜殲倭譬之舉崑崙而壓卵剪
哮平播不啻傾渤海而灌熒妖沴立澄國塗載
穆寧惟方周室之因壘抑且追虞廷之舞干
文德固在一時稱隆
武功亦更千古無兩矣臣謨斗筲末品猥冗下僚
徒以杞憂百端寔出樸衷一念每謂事罔隆而
弗替患必思而預防夫豈無肉食之謀而在兵
言兵或可逭于越俎惟是挾挈瓶之智而就事

論事知無急于除戎遂因盲史之編聊抒管見
之緒据傳文以立目而事有提綱質武經以相
形而詞多印證載蒐子史旁及稗官諸以丈人
貞吉之儔克荷長子帥師之任上下數千餘載
分隸一十二公其間正正堂堂師出以律者大
抵規摹於左氏亦或飄飄忽忽兵不厭詭者疇
不步趨於丘明悉總彙以為書并裝潢而成帙
俯輸芹悃仰獻
楓宸伏願
紆意邇言
儲思遠畧六合未混
旰食靡寧一物乖方
宵衣猶厲
享旃夏之逸每憂在疆埸
聽鼓鼙之聲則思及將帥
念左傳為麟經注脚聿稽千載而上素臣功在素
王
鑒兵畧進
鳳掖螭頭倘塵乙夜之觀
皇猷盡徹
皇覽
選良家于六郡求猛士于四方務俾披距伸鉤之

夫恩素孚于挾纊斬將搴旗之侶氣不懾于交綏庶可制勝目中運奇堂上安民和衆垂萬年有道之長保大定功履九塞無虞之慶

昭代明良録叙

不佞自為諸生時淳安夢日魯生負笈從游每為不佞言泰徵重先生長者也而邃於學心竊嚮往幾旦莫遇之歲戊申先生謁選得常熟佐不佞適在樞曹謁先生於邸中立談間知魯生言不誣也己酉春不佞以奉差竣事歸則先生佐熟治行已卓然吳中矣一日持　昭代明良録見昕不佞受而卒業不啻飢十日而字太守爰辟席起曰泰徵其有深心哉夫明良賡虞千古絶響際其盛者無如我明惟是二祖八宗功德鑠懿一時翼運諸賢繼踵而起勲業爛焉國史業詳載之矣吾學献章諸録又復采摭而臚列之矣而

泰徵胡復有是編也大都國史成於中秘金匱石室之藏固非人間世所得飫聞而習見者理古之士設欲證今將安從乎吾學諸編彙自前哲顧渙者類萃既難繁者体要或尠則泰徵何可無是編也以本紀揚帝烈以世家譜帶礪以列侍綜名碩上下二百襍首尾二十卷而一代君明臣良之盛事銓次畧具泰徵其有深心哉不佞嘗病今之懷鉛握槧者率留情于委巷小說注意於流俗短書辟之寶康匏藝石田安所當於用也孰與泰徵是編紀言紀事体具而靡遺君鵠臣鵠事該而有要經世者藉之可以便參稽之可以便披涉所裨益詎渺小哉抑史家綜是非而是編歟譏刺何也豈韋昭仗正于吳朝崔浩觸諱于魏國其覆轍固足鑒乎非也泰徵嘗言之矣曰吾意特醲於與善耳惟醲于與善未嘗不嚴於簡汰史家勸懲之權是編寔默操之每見泰徵之佐熟也輙奬良民以誘不率其長於善〻天性固然乎大氐經術吏治不分兩途魯生之言曰童先生長者也而邃於學吾茲益徵云

資治通鑑綱目序

史何為而作也是非證之得失誅賞衡之是非是非之權衆操之誅賞之柄主耑之而天下用之以勸以懲頤是非明誅賞當惟至理之世称焉要未易数〻見也是非不幾晦乱人心又安取勸懲為史所繇作也是所以臚列得失之林而佐誅賞之不及也[redacted]頤昔之評史家者太上以道法勝次以事詞勝以道法勝獨春秋耳一字襃貶衮鉞凜如所謂經中史也其寄托于属辞比事之外者固深且遠而輓近則徒求工于事詞矣又其後則并事詞而踳駁不倫踈謬少信矣故曰古之書事也

令乱臣賊子惧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以闇主之誅賞重以穢史之是非長夜漫〻復何時旦乎則于道法未之講也宋司馬文正公有概于衷輙規倣荀悅漢紀取諸史而銓次之自周威烈訖五代成一家言名曰資治通鑑蓋居然春秋編年之例已晦菴朱氏又取其成書而釐正之則一以春秋為法標年以正其統標事以提其綱更條分以疏其目是〻非〻蓋依然宣尼斧衮之筆已倘所謂以道法勝者乎若金仁山之前編斷自陶唐陳子桱之外紀遠溯盤古昭代之續編近述宋元揔之羽翼涑水紫陽二公之作而蔚為古今大備之史豈不偉哉是書梓于坊間率多漫漶余校士暇每思得善本以快新矚而無從也會蘓守朱君出所手訂者損関課之贏若干緡謀鋟諸梓而清于余〻為忻然助而成之無何告竣事且徵序焉余惟孔氏因魯史為春秋說者以為事經而丘明同時創為傳体綱舉目張用使閱之者雁行魚貫皎然可尋至焉遷始錯綜成篇孟堅因而不変二人鉅不稱良史而夫子之志荒矣又何論其下乎乃綱目一書綱則擬于春秋目則方之左氏至其上下數千載而是非之辨若蒼素昭如日星足使人曉然于厚夜聰然于大醉此無他夫子嘗言之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惟此一脈淵源于洙泗

揚波于涑水衍其流于縈陽是〻非〻所為有合無
迕而直道在人心者賴不至澌滅而不存間陰鼓忠
良之氣默褫姦回之魄則誠有佐誅賞之不及而垂
勸懲于方來者矣文中子曰使陳壽不並美于漢史遷固
之罪也使范甯不尽美于春秋歆向之罪也余亦曰
使道法復講于叔季司馬文正之功也使文正無紕
于道法子朱子之功也是書幸免于漫漶而人得手
一編以快新矚則蘓守朱君與有力焉盖先時有議
梓冊府元龜者朱君以為割裂綴緝祇供雕蟲技耳
不若是書之禪益世教為弘多也惟余亦見謂然異
日者倘進之天祿石渠之府致塵圣天子夜之覽則黼
扆箴銘何必不在是哉功不啻万于元龜矣

風化録序

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不必然之論也夫言亦
顧所係謂何耳古之立言者諄〻娓娓千條萬端大
都為風世計也藉言之無關風化即揚葩發藻振玉
鏘金將焉用之設一言而于風化有裨乎則穎封壺
關之說尺布斗粟之謠竟以感動至尊激發天性謂
行之不遠可乎哉夫叩盆拊瓴宜于鄙社折揚皇荂
合于里耳顓蒙侗愚之俗類不可以微言諭而可以
邇言格何也世風之変也如下阪走丸弗可挽也而
猶有不盡澌滅者存試執里之人告曰某甲善可稱
者如此必躍然喜又試執里之人告曰某甲惡可訾

者如彼兎怫然怒方其躍然之動乎卒也此正可以
聳善抑惡而誘進之一機也計及世風者詎能懷所
知于幽岫不舉而告之人人乎乃言之文不文可無
論也蓋風世論俗之言不厭近亦不厭樸近則無所
駭于耳目而入人也滋易樸則不復煩于尋繹而曉
人也無難吾以為言如是是是術已吾鄉桂亭王君
敦龐士也自謂家貧不能購書就所僅得之見聞
若孝子若蓋臣若烈士若淑媛有一言一行炳耀古
今者不覽深嘉而亟嘆之嘉嘆之不已輒筆志之久
而成編題曰風化錄見非關風化弗錄也一日挾之
而款余門余稍涉其概而重有取焉夫薦紳先生言
為經行為楷者不乏矣然亦甚地便然何者彼固有
世道寄也王君越在遑籍權輕飛羽地卑高巢而方
耳款以言風世垂之不朽此其勝于乘高軒而談委
卷者不多、許哉又奚必須其言之文始足行世也
余既多王君之志輒更以不文之言弁之

型士錄序

我國朝取士非制科無繇矣以故聖天子注嚮人材每廣厲學官釐正文體而以校士之責分隸于觀風使者繡衣持斧之使遂得進其鄉之秀艾程其秋而殿最之蓋奉揚一人注嚮之意而予多士以司南盖盛典也吳中稱文藪所從来遠矣文恪濬其源昆陵暢其自華亭振其藻文懿揚其波而廼今松陵嗣其躅斌斌乎士之產于吳者疇不翹然自喜謂且與數公頡頏顧陶鎔鼓鑄光繫主司賴焉矧觀風使者代天予闢門延俊尤四方士子所為象指而景從者乎陳使君之抶吾吳也沖靜率物平恕字氓至于釐奠

剔蠹復不稍徐〻大江以南吏治蒸〻黎民乂安矣
而時以惠文彈治之暇奬拔才髦凡得士若干人彙
文若干首題曰型士録付剞劂而行之而問序于余
余維文章之與氣運每相窾隆此豈細故哉攷之唐
史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毋慮三変若昭代則詎止
三変已也成弘間渾噩敦龎尚矣嘉隆以来一変而
曼衍議者厭其蕪蔵于是変而簡切議者復薄其平
漫于是変而新警議者以其快一時之矚而有當于
心也于是轉相倣傚思所以操勝于耳目之外家剏
一説人持一見競以偶俗集譽相高而不自知其裔
宇嵬瑣曠于矩矱繩墨試一諦察之而竟不得其所

謂也文之変一至此哉此無異故大氐士習何常惟
上所迁化辟之型范然今上之布于令甲頒于學官
者曷嘗不曰爾多士寧正毋奇已而所掄士率右奇
而左正又曷嘗不曰爾多士寧雅毋浮已而所掄士
率復崇浮而絀雅是白之懸而黑之募也其所為型
范者非也為士者胡樂而為純正爾雅跼蹐理窟自
取擯于主司又胡懲而不為奇崛浮詭跅跑不羈得
以自紓其胸臆哉何怪乎士習日偷文體滋敝宜屢
觀風者之慮也茲刻所録即言人人殊揔之去濠還
淳含華咀實見謂超拔而必程于理見謂新麗而不
踰于則以此型范多士庶幾掉鞅文囿者一変而返

成弘之體而文治且熠然勃興也已聖天子注嚮人材之意其無負哉雖然使君所望于爾多士者徒能剏精咫尺之管籍以作羔雁已邪文章技耳請循其本大易曰脩辭立其誠又曰易其心而後語此探本之論也爾多士信能棲心淵湛恬漠之境而不染于恌巧儇薄之風夫豈惟厪〻焉以文章鳴世異日者以忠厚正直立朝則持此以往而已此又使君作人本圖也多士幸勉旃

平允奏最冊序

平允奏最冊為虞言朱公志媺也公以楚材登第來司理吾吳凡六年于茲矣兩臺業條其治績署上考聞之朝所部諸邑士民盖莫不家頌而戶祝之矣夫豈獨吾邑乃是冊獨吾邑人士各以情鳴之詩則以公嘗視邑篆所霑溉倍渥而懷戀倍切即漁陽歌張魏郡歌岑冀州歌皇甫不過也邑候趙公裒得若干首彙而成帙且屬不佞題其端不佞疆吏也何知文然不敢虛邑侯請余惟古今稱理道者無逾寬猛二端主于寬者率謂保民如子當行凱易解審罔故曰殺人刖足亦皆有禮知武健之不足任也而主于猛

者又謂父母之愛不足以教民必待州郡之嚴刑說在子產教游吉董子行安邑矣而余以為是皆一隅之說未得其平者也能平政者兩用之試證之天道青陽闡陶育之和素秋厲肅殺之威融風扇則枯瘁攄藻白露凝則繁英頓落天道固合舒慘而兩用之也可以觀理道已國家設李官在內掌之司寇評之廷尉在外董之御史臺佐之司理豈非謂元、可閔刑典至重而以平允之責寄之乎顧當事者尚寬之說勝或以偉姦回尚猛之說勝或以逮無辜辟之陳俎豆于壘門建旌旂于朝堂衣狐裘以當蕤賓被絺綌以御黃鐘乖其處也而我虞言朱公則剸寬猛兩用之而施靡弗當也者傳曰天下之所以平政平也政之所以平人平也人之所以平心平也夫平猶權衡然加之銖兩則移甚乎平于理道尚矣獨用之理刑尤亟焉何者銖兩之輕重爰書之出入秒忽之轉移民命之存亡惟公經術淹通鋒神儁異而至其宅心一依長厚有所訊鞫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以故公治獄類得寬猛之宜發摘姦伏湛若神君其論死比者咸伏曰朱使君所斷死無所恨而冤嫌久訟或經歲月者立以片言析之莫不曲盡情偽壓塞群疑無辜多籍以開釋每獄具檄之御史臺御史臺報可御史臺檄之司寇司寇

報可司寇轉而讞之上〻報可概公明允之治獨最
一時惟得其平故也頗聞公署邑事時甫下車發一
猾胥舞文狀抶以示曰毋效此骫吾法者吾惟知有
三尺不汝貰也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又榷璫分
委武弁監稅諸郡邑諸郡邑騷然武弁某者得委至
先謁公〻戒曰惟是郡邑新稅業有成筴何須若曹
復來相恩也設爾稍〻從額外敘吾民有以告者速
即尔刑璫臣縱極汝晚矣無何武弁遂求去境內賴
以安堵自餘惠政更僕未易數大都以渾厚濟其精
明而所居民安所去見思者也在〻頌而祝之固宜
而吾邑嘗倚公為宸宇則相與慶公之奏最而抃舞
焉者更不容不情見乎詞矣此邑侯所為裒冊意與
日者天子錄公異等之治績而待以不次之擢或入
臺省會且坐躋九列出撫江南公之澤吾吳者可為
量數哉士民之式歌且謠不識當又何如余不敏不
能揚公盛媺則恃有諸君子之琳瑯在

中有錯誤須以刻本校

海虞沿革議序

吳中財賦甲天下以故令吳者兄以理財為鉅要云乃財亦不易理矣歲之輸也有涯而弊也無涯姦民滑胥百相謾也百相匿也自非為令長者一舉而振刷之揚榷沿革間務中肯窾而條列之以畫一之法即絳縹寸紙切里徵村亦何益之與有吾邑上供之數歲不下四十餘萬此其賦不輕矣而弊亦緣而叢焉輸將繇伎遞及橫加追呼一至輿臺得逞于素封矧在窳民貧鄉乎勢不轉為溝中瘠有轉而徙耳于是一切規辟之計行豪右受其寄托椽史巧為隱覆至有均編户之列而特漏版畱等食土之毛而坐逋

公賦者甚而戶經流移則取償里中之代機熟傾危則虛懸烏有之籍貪踰谿壑則攬役為侵牟之計蛆蟻蚼蠋一出而民數年不食此其為蛆蟻蚼蠋亦大矣弊之積也長此安窮哉楚幻然段侯自閩而移令吾邑也甫下車雅意求瘼吏民見者輒問所疾苦語次尋繹已復討故實以相參究不朞月凡利可興可弊革者業洞若觀火邑故饒水潦魚鱉之壤亦不乏磽确蒿萊之區侯出入周眡稀有安居時高則溝之下則隄之舉而為雲決渠為雨庶幾有池陽谷口風焉他如薄刑溢不冤之聲逋賦蒙勿收之惠虛懷延攬量同轉圜發姦摘伏號稱若神顯皆治行之恢卓者至米鹽靡密見為煩碎然侯能力能綜理之真可謂處官如家者矣乃侯獨念之曰令式踰人不可以成官政所不能于令式外規事建議以畜經遠邑安所事令為爰酌沿革凡十七款大氐為理財設者也語曰堂上不糞則郊艸不瞻曠芸衙蠹首肅侯其鏡鑒弊之要乎峻反坐之條而富放貧差者竄矣絕疊役之累而日朘月削者寧矣實徵準之冊下莫售以虛矣清由核諸單上可稽以實矣包收有禁私收有禁分隸追呼擅取疊利者有禁而浮淫兼并之徒摧矣管子曰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貲也于是有清丈之議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故

邑無救民地無曠土凡驅而著于本也于是有開荒之議鼎子曰堯湯水旱國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于是有積粟之議戶有逃亡責代償者何辜區有登耗槩取盈而奚忍于是有抵補之議輸便于北軍輒詭脫南運之艱籍占于任陽率盡虧積逋之列于是有均派清刷之議若縣總一役則通邑之輸將繇使彼得紀其數而上下其手尤獎之府也一舉而謝絕之又非所謂塞水自其源拔木自其本者耶語曰盜跖不能盜田夫寸夫事驗況若土田之張于野乙則為私者竊而侯得之矣茲議也行獎端一塞利源普汜此二百年來所瞻見者侯之有造于民詎不侈大矣哉邑之人蓋爭舉首加額謀尸祝侯而間有一二稽不便者可毋怪也大率非常之原黎民懼焉試觀之嬰兒不剔首則腹痛不搔痤則寢益而剔首搔痤兄勤慈母之携持猶啼呼不止者彼誠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昔禹決江疏河民聚屍石子美開畝樹桑鄭人謗警則諸稱不便者復何怪乎傳曰斷而敢行鬼神避之方幸侯一旦宛其施設而侯且以內艱去嗚呼侯即去而令甲自在也先時侯嘗上其議于當道具見嘉納乃知仁人君子一心于民瘼者辟之草木則臭味矣侯之行其門人歸生其等請侯所條議付剞劂而委序不佞不佞經生也

知小計而不知大會胡敢越俎而弁之柳所聞文中氏曰議其盡天下之心爲矣之議可謂能盡天下之心者已直一邑乎哉矣異日者有事于江南按成議而寃竟之益編可覆視也敬拭目以俟

嘗攷之周官大司寇掌建邦典而其屬又有司圜掌囚氏收教而加明刑嚴守而施楷荃蓋周之慎獄至矣我國家設三法司共餙邦憲乃獄則尚設於刑部例以主一人入直治之即司圜掌囚職也惟是纍纍然繫者瞥待命一人而浹月一交人自爲政必求所爲較若畫一遵行勿替獨柰何莫之志哉第昔有功令而删定未皇則屑越易而訪匙难濾漫多而甲餙少何以示永永也来主政斯行氏方直禁署毅然以成書爲任替獄甫竣事而獄志亦畢就殺青矣余一展閱間大都約而能賅詳而有体非関于獄志者不入而凡入于紀載者則皆

獄政之最亟者也是故動止稽留苛為犴狴監督胥史
揔屬糾刑畫地刻木積威漸矣作建置戢掌官吏志塹
牧跛牂峭难楼季酌而定之　國有常刑懸以慮囚若
觀火矣作　詔旨律令志刑戮所加必於奇衺鳥噣獸
触理固有之嚴備不虞計非過也作門禁巡邏搜檢志
囚應死法用昭憲典斃於凍餒非其所矣寒為之衣飢
為之食費非妄也作囚衣囚粮煤油湯飯志獄地湫墊
易生疾疫駢首瘦死仁者憫之為治湯液以緩須臾慮
誠善也作醫藥志三公叅聽告成於王獄有可疑與衆
共之上備兩刑奏讞平允由古道也作朝審熱審志簿
書推勘獄受其成桁楊縲緤械悉其制禦灾驅沴惠徼

于神作冊籍獄具廟祀志議以人倡法由議立因革損益
每緣人移疇昔規條載在簡冊一時竪建勒之貞砥者歷
可攷也作堂諭司議碑記志夫爽鳩掌三尺而是志所及
多出三尺外兼收揔會以俟来者厥功豈不偉哉會斯行
氏丐序于余〻惟欽恤肇自虞廷慎獄詳于姬典獄之重
也所從来矣方今　聖明在宥好生洽民歲　詔停刑
湛恩汪濊余謬長是曹祗承　德意兢〻率先諸司以
比詳是務而業在圜扉中者特倚辦於入直之主政顧
其以一人助余不若以人人助余之為甲也而使人〻各
出其意以助余又不若授之成憲而以無擾助余之為要
也是志也為諸囚衛者罔既密而為諸囚卹者計亦周

羈虎兕于牢闌潤枯槁以甘澤獄政肯窾犁然具列寧
惟司圜掌獄者寔式馮之將大司寇且明受其裨焉抑
嘗聞王文成之督獄也刱為更籌以嚴警夜迄今守之
無廢固知先輩任事即旬日間樞机周密神情直筦揖
百禩後不僅〻為終月計已也典刑在望當事者願共
勗之

同升錄後序

國家令甲以武舉科遴將材海內士投筆請纓冀旦
夕遘者蓋蒸〻也顧遴之途頗嚴而用之途稍狹至
有殫一生精力三領御儁而竟不獲尺寸效者夫武
闈再試之以射終校之以文一舉得其槩矣況如是者
三上所以選士與士所以自敵者盡矣置此不用烏
乎待乱[illegible]庚戌秋會試都下徹棘後諸三科下
第某等若而人伏　闕上疏　大都謂　國家重於養士輕於
用人夙昔儲養者矢心報　國無一旅之寄白徒入
貲市于軍租乃朝竿牘而暮韎韋也於軍國奚賴焉
因援文科乞恩例徼一命為千夫長詞相薦至上嘉

納之下其議大司馬大司馬下職方氏覆如某等議
甚便再上再報可遂著為令以垂永余時承匱樞幕
得與聞末議每進諸士於庭與談九塞戰款防海機
宜及寧番隴川諸軍事持籌裝米具有成畫益信國
家造士為不虛無何以同升序齒錄爲叙簡末余惟
方今宮府驚隔秉銓衡者推轂大僚疏百上百不報
即庶僚疏亦十餘上僅一二報可至歲薦士躄躄長
安道中無弗裘敝金盡也者今諸君上疏則報部覆
則報省中條議與諸君催請諸疏則又皆報今且受
命行萬戶候事為一方屏蔽殆求無弗得矣不半載
而成[illegible]二百餘年所倡興之盛事詎可謂當宁之上
盡右文左武哉語有之入田觀稼從小知大又曰千
里之行始於足下今諸士之請處囊中惟恐不亟幸
徼當世難徼之命席寵靈以加士伍上固稱殊遘第
悉力表樹以光懿酬知遇脫穎自見者又胡容不亟
也晉文之言曰少長有礼其可用也茲之齒叙蓋首
承異數相與同心戮力封狼胥標銅柱為將來豎前
茅以不負此舉胥自今日始非直鄉儁会武倫也重
少長礼以相要結夫豈徒邪不佞每讀范史班定遠
傳嘗異其以三十六人三十六國五載間俾西戎面革
匈奴臂斷抑何成功之奇也是役也凡同升者三十
六人遵符定遠所與共事之數異時爭先榮豎與定

遠方駕寧少其人哉朝家所為假鼓吹幢麾以示優異者知必不減漢廷矣余且拭目以俟

虞山唱和編序

自昔騷人才士每紓情山水而寄興篇章以故地鍾靈矣巨麗非其人而不標人苞秀矣才端非名勝而弗發殆兩相需而為重者乎吾邑之為域也東西滙瀛渤之瀘瀁南北峙虞峰之嶒崒城高百雉半亘青山川浚三弦周環綠水其梵宇則浮屠屹立九層而碧漢遐連駸尋萬仞其紺宮則致道挺生七檜而蒼虬盤踞奚止千年湖傳尚父東海濱此其遺躅里名言子南方學擅菁華蓋不徒七邑之奧區抑亦三吳之勝槩也余舊友華亭何君士抑恢奇多聞閎覽慱物業制舉既登峰而造極工詩賦兼耀英以揚蕤殆

軼駕於欖雲而挾藻干月露者矣邉携友人孫君世聲雲門快士同鼓棹而來更值孝廉黄君仲高甬東名流亦躡屩至止先是又有李君薪父者盖均之鳳翥詞壇而龍驤文苑者也因慕虞山之勝共賡題咏之章余同邑薛君雲卿倪君偉長出偏師而對壘比江黄以與盟來游来歌一唱一和筍輿所至毛穎相随景物當前則輙加點綴情靈有感則各事吾咿妙句高言波屬雲委居僅匝月彙成一編辟之宮商間起並為入耳之娛黼黻相輝均為悅目之翫余讀之卒業灑然異之曰有是哉諸君之翩〻其藻也乃今知刻石之非工懸金之已陋拔一至此乎是帙也行吾不知虞山之為諸君重抑諸君之重虞山也倘所謂相需為重者耶余媿鹵鈍之姿無能續貂尾於末簡而徒以諸君之請輙敢效騶唱于前茅云爾

校定北堂書鈔序

往喆不朽之業率托之著述而傳之或堙或耀蓋有遇不遇焉唐歐陽率更之類藝文虞永興之類書鈔綺揚繡合雕章縟綵二書竝足千古乃執文之刻盛行於世而書鈔獨襲舛于傳寫之手海內想慕者不易購得即購得之讀不下數行非訛即脫且束而庋之矣二書之行不行固有遇不遇與夫汾陰之鼎瑞于漢年豐城之劍光于典午神物在天壤間其騰英發耀當自有時必不且終堙也惟我

皇明代當右文虎觀諸儒業訂經史梓之兩雍經生學士咸快新矚自餘委巷小說流俗短書一時竝得

善本文籍之興於斯為盛盖不啻充箱[illegible]軫矣詎可
令永興碩儒之書獨堙而不耀乎永興立朝義存規
諷文皇嘉其懇誠史臣奬其鯁諤卓乎有唐名臣已
即其勤學博識能暗疏劉子政列女傳不失一字至
有行秘書之稱則其蔚為詞宗可知也是編之作自
帝王至天地部卷凡一百六十緬想當年羅東觀石渠之
籍啟玉箱金版之文所為漱潤傾液含英咀華何啻
漢臣之篋梁相五車云爾乎而已之極意佃漁會粹
成帙用以需顧問備采擇誠流覽者之譚奥摛翰者
之華苑也先莊靖舊有是編歸田之後頗涉内典未及
繙閱不肖久困經生精神遐漂靡所濟集屬呂公車
暇發是編讀之〻〻而訛者脫者棼如也余終不敢束
而庋之竊計以為當吾世而不可讀已若此設轉相
承襲莫之與訂是使永興不朽之業竟以習爽終也
爰就原本證群籍訛者校之脫者補之有識殫能索
耳終不餘力而存瑕礫遺蠹蝕矣是役也竣余且以
計偕行遂授剞劂氏大氐事類家方之人有吐菓之
核棄藥之滓重加捃拾者亦其後之靡也揔之斷自
唐以上為近雅馴稍入宋事便自蕪蕪夫濯錦江波
可容捐一片衛文服耶是編出初唐即唐事罕載知
必為好古者醉心第以溝猶瞀儒僭加蠡管代斲傷
手余滋懇焉尚俟辨窮灰豕學富酉藏者攻謬補遺

佐我不逮俾與率更之秖文燦然竝耀則是編之遇
今日倘亦漢年之周鼎典午之龍阿哉

形家指南序

方內業形家者惟豫章稱最蓋其傳元本於家學非效夫育眼時師稍染指而輒行屋下先生輕越俎而置喙者也羅君思臣為豫章豐城人其家學所從來遠矣余為先莊靖公卜宅兆始識思臣思臣卜得虞麓之桃源澗忌者樊然相詆余獨念曰與知者謀之何得與不知者敗之竟一稟思臣指不為動先公即穸之又明年而不肖舉于鄉即未盡展思臣之奇乃其伎倆已可概于斯矣余今年讀書武林之湖上思臣詣余携一編晾之題曰形家指南涉其大凡蓋以巒頭為體天星為用出家藏之秘鈎諸氏之玄括二

宅之全簒七政之要而次之于槧者也既同閣序余
咲曰余經生也詎悉子術子得毋強越人以衣冠乎
雖然嘗聞之程夫子曰神靈安則子孫盛此所謂居
言居要非耶譬之草木祖先其本根也遞而子而孫
以至為耒為昆為雲為仍其枝葉也植根本于上腴
而枝葉不繁廡者則鮮矣植根本於嶢崤而枝葉不
凋謝者則亦鮮矣吾儕以吉凶付之造物即不必屑
〻焉群忌苟禁之為泥而置吾先灵于不安忍乎哉
形家之說自不可廢正不過計安神靈耳神灵安而
子孫盛根本固而枝葉沃其機有毫不爽者此吾有
取於思臣是編也夫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吾獨怪思
臣所藏不寶為獨知之契顧盡出而傳之其人通邑
大都竊未識所謂也則思臣之言曰余悲夫時師輩
之悞人故不靳出此為之指南云耳則思臣用意良
厚矣哉嗟乎忘轡銜然後知御之道忘弓矢然後知
射之道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圖之按故終不
能有得于駿也手是編者當自得之

內有差誤須原刻按之

敘經言枝指

莊生之言曰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顧人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知無用之用者可與談枝指矣哉　國朝以明經分科掄士而槩課之四籍四籍固士人鵠也盖靡不注精而祈中焉其以英妙脫穎者毋論若遲解晚達之夫不即彯纓魏闕竪立尺寸而惟是兀然墨守靡所寄托以自見於世則胡取矻窮經為第余識苦偏管不克剏為一家言姑退而證往志每得一則當四籍者輒丹鉛而標識之彙而成編命曰經言枝指嘗持詣白下猗園焦太史深見賞識且曰盍板而行諸余曰不該不徧此余於卒業之

書也頗有待焉既度之者又數年乙未罷公車歸則
悉西度中藏理之益入者不啻十之七乃屬剞劂氏
享帚緘石誠不自暸其陋也夫道不可言言而非也
四籍之有註脚支矣又胡假於是編枝指所繇歟
抑程正牀有云吾儕無功澤及人徒浪焉玩歲月
政恐作天地間一蠹惟是綴緝先聖人遺書庶幾有
補信斯言也是編尚亦有無用之用乎凡五種一
曰漢詁纂　蓋聞三王祭川必先河後海而藉談數
典忘祖春秋譏焉何若重循本也自朱傳列於學官
博士家爭聶談誦之而漢儒之註疏遂廢頗不知註
疏胡可廢也昔程泰之氏謂注文如水之源註則衍
為流派疏更舉而條列之今倫理得以疏通此註疏
義也漢儒以此沒洙泗開濂洛功詎不後大哉宋後
紫陽不過闡而繹之而錯諸理豈其攘善為尸名計
仍後世用朱傳而至掩漢詁則幾乎沿流而忘其源
矣得毋為漢之鬼所揶揄且失紫陽意乎余自幼喜
談諸經疏每會心處輒劄記焉苦不得善本數以闕
疑置之幸今上右文允儒臣請校刻十三經凡十
一載始竣余從計偕賜歸喜得列誤而訂疑也遂出
所劄記者益之強半而題曰漢詁纂以示循本云
二曰談經菀　蓋聞張羅待鳥其中鳥者一目耳因
是而設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安謂此談經之切

喻也夫談經者中窾處政不在多即片言可以居要
因是而必欲皆經義於片言則疎矣今方內人習家
持計無如四籍非見為道義之淵海乎而僅括以紫
陽氏一家言曰此足窮四籍之蘊也其與設一目之
羅何異哉余不敏性頗嗜古上自經疏下至子史旁
及百氏諸足鼓吹四籍羽翼紫陽者毋論往喆今獻
悉博采而該存焉題曰談經菀詎敢謂設天經以羅
之亦姑庶幾於一目之中云爾　三曰引經釋　蓋
聞片雨滴海含滄溟而不殊何者誠會其致一之源
也六經之道同歸自昔人言之矣余觀四籍中若易
若書若詩禮旁引曲証未見更僕數彼其意義科指
夫有所合之也間有斷章取義者質之本傳或互異
焉余特稡漢宋諸儒之解隨篇章次之即訓詁家人
自為說辟之晉楚帶劍遞相詭反而余謂理初不二
也爾雅不云乎九達謂之逵夫道亦九達之逵也學
者誠反之致一之源則六通四辟無之非是繇羲皇
一畫逮子車七篇謂之心心相印可矣果且有二乎
哉述引經釋　四曰人物概　蓋聞宣尼云誦詩讀
書與古人期繇斯以觀乃知古之學者鑒古自證非
徒誦說之為兢兢矣孟氏不云不知其人可乎姑舉
四籍論聖喆狂愚畛分臚列豈非往事得失之林哉
而童習白紛求所謂知其人者殆鮮余甚恫焉嘗漁

獵百氏諸名隸四籍者稍稍錄之簡端善敗在前休懼在後冥覽入心盬盂非遠乃次第因之篇章重解經且便參稽也中不敢馮臆見湯雌黃揣非任也命曰人物概志略也蓋業有詳之者矣　五曰名物攷

蓋聞儒者冠員知天履方知地自非理絕區中事出天外疇非學人所當殫見而洽聞者顧六合綿邈庶類殷充有方之識各期所見即四籍中如明聖之述作帝王之經綸今昔之典故上之象緯下之淵岳微之飛虛蹠實跂行蝡息之類豈不犁然具也試本厥所元或多懵如矣嗚呼各物迹也有所以迹者存一物不知古人恥之亡其以格物之學或有當於識心而踐戴中所命為儒者固不可以尠聞淺見自安於篤陋哉於是乎有名物便概

白雲樓勝賞編序

昔人云登高能賦羞才情與景物會也夫天下名區勝
槩未經品題則無以揆其佳致而騷人墨士非遺勝
賞亦無繇濬發其藻思二者常相待焉故自嵁巖絶
磵幽壑深林一遘賞識即天下傳之且豔心卧遊焉
況控都邑称名勝者哉其為名家見賞又可知矣
四川署中舊有白雲樓東瞻魏闕西眺高岑遥矚
梵宫俯臨平陸斯宇之所處所謂顯敞寡仇者非
乎王李諸君子于喁唱和誠有會于心耳登茲樓
者周覽望中之勝而再咏名家之篇揣寫景物勝若
以人增治仰風流人亦以勝重真有兩相得也者第

撫今追昔勝猶是也人安在哉此棲遲徙倚間王仲宣所為感發而憯惻者也嘗聞前人望白雲者狄懷英曰之佇立思親也梁璟曰之慘然思兄也此不過一時偶觸猶有然者況吾曹朝夕于斯白雲在望百端交集勝賞所至感慨寄之又當何似邪先尊人莊靖公嘗為秋卿貳族祖重慶公曾為秋官郎今不肖又得備員茲曹皆頭昆脚世業其官南望白雲能無狄懷英之遐思哉景與情會憯怛不啻倍仲宣已茲仝以容馬曹長裒諸名家所為詩干如首刻之白雲棲中志勝也亦志感也抑聞之尚書中候曰堯沉璧於河白雲起迴風搖落春秋孔演圖曰天命于湯白雲入房漢武故事曰上禪肅然白雲為蓋吾曹所隸者士師所瞻者堯天入房為蓋之瑞藉一旦紛紛郁郁扶日而出則此白雲棲中不且首擥其勝哉

說儲自叙

說儲〻冗說也說等耳大者揚扢經濟精者闡發名理慱者該洽古今尺冗者何當焉抑天下固有微而眇著亦或攢而助洪故鷄毒也而藏橐練染也而登廟敝帚也而享千金詎謂說之冗者果且無當哉予昔在南雍日從事攤卷所著有駢志業梓行矣厶隨牒北上樞署中案牘稍稠濁然不移晷可辦每以公餘恣流覽隨所得筆之於是乎有是編凡十數卷盖閒曹冷局既不得越俎而闢肉食者之謀復以款縈寡聞不得抉洙泗濂洛之奧探二酉四庫之藏姑就睹記所及一行[illegible]管樊然雜舉不施門目予方慚其說

之冗然以無當也而客有見之者且灑然有會於心謂可備剞劂客之言曰儲說昉于韓氏不過刑名家刻覈之緒譚耳子大夫之說儲采前聞而裒焉事即龐也而言較醇太史公曰談言微中可以解紛吾深有味乎子之說矣夫市肆多列雜物欲置者並至所儲富也子之儲說幾是乎予咲曰茲一閧之市非五都之儲也爰從客請出笥中之半鋟之以當乘韋

刻驪山集序

嘗觀立言之士未有不抒自性靈而能為可傳者顧人之性靈閎則愈昭抑則彌揚故發而為文在宅平履順者或不盡湛深玄著而至于冥其畛眇其根上縣天下淪淵每意外驚人者必從牢騷伊鬱中得之不觀水與風之相遭乎方水之恬然靜也渟洄瀇瀁如是而已及夫微風拂之蛇蜒淪漣激而成漪而一旦怒號彭勃則且激而為濤噴薄洶涌旋轉傾側天下之至文生焉有味哉為激通之論者乎故周易演于羑里漢史成于蠶室呂覽傳于遷蜀說難工于囚秦虞氏春秋以窮愁著屈子騷經以放逐賦詩三百

篇則勞人志士孽子孤臣發憤之所為作其大都也
余鄉趙伯一氏生有異稟克世慶山翁學博聞強記
工古文詞嘉靖乙未釋褐令臨汾以治狀最累遷至
比部即有胡守者嘗以文見忌至是修郄中公蜚語
遂逮繫詔獄関木索嬰金鐵與法吏為伍者幾三十
年萬曆初會恤歸而公春秋高矣彼其牢騷不平伊
鬱不適結于懷而觸于感可勝道哉蓋公即久佴圜
扉每曰猶不廢伊吾嘯歌故其著述特富所遺驪山集
若干卷余衰而罪之異囊中竊悲公之意未嘗不欲
垂空文自見也頃按中州輒以攬轡暇稍為銓次鋟
梓行之余惟文章家條流即廣揆其所源不過抒發
性靈止耳明興來以文名世者蓋彬彬盛哉第末流
所趨率主于稟仰前哲字模而句型之甘寄人籬下
而不能剏為一家言或者于性靈寔有所障而不盡
抒乎夫優孟之學叔敖肖矣而神情索如也宋人之
為楮葉似矣而生意槁如也文章不本性靈而徒取
摹古則何異是乃伯一氏出之匠心妙成獨契反刻
以樸剗偽以真嘗試評其詩壯浪縱恣擺去拘束則青
蓮之流亞也排比聲韻雅俗並見則少陵之遺風也
意義格力直足橫騖一時而至其為文則不事雕繪
獨抽玄緒即小喻大援古證今意之所屬境之所會
率然而作奇拍甚遠間析疑義尤多前聞所未及總

之抒發性靈成一家言者也藉公宅平稷順枝未免至此夫亦得之牢騷伊鬱中者深乎蓋毋論蒙難正志不受人損公之大者自在而即此足以傳矣昔龍泉太阿何出自豐城之徽也初拭之而光芒艷發再拭之而倍益精明是集也光氣非常寧減龍泉太阿余竊效豐城令一為拭之意兒有賞識如茂先者出云

驪山集序

余讀楚三閭傳嘗悲其遇之不辰及讀騷經則又幸其以窮愁著書得免于後世云夫使原生當莊昭世不過為名令尹若叔敖子文傳耳安所得騷經為萬世詞賦祖也惟是遭讒見放故其心弥苦而其詞轉工覽者悲其遇有味其言而騷經之傳且不朽矣

我邑驪山先生殆似之先生以詩文名世當其郎比部時聲已藉甚公卿間竟以所為詩不知忌諱為當事側目尋逮詔獄繫且幾三十年始釋乃其為詩若文則益工裒凡若干卷余得而卒業因稍加刪訂鋟諸梓以行夫古今稱文章家自屈孚而下如賈董兩

司馬輩可指數即唐以詩名者無慮百數而求不悖衆體兼長獨詣者少陵青蓮而下亦不少槩見昭代右文名儁輩出邇如北地濟南諸名家駸〻軼漢唐而上之要其所遭無論齟齬牴牾于上下之交不勝侘傺牢慅之思即得時通顯而名之所至嚮慕齮齕常畧相當甚欲甘心者衆而進退維谷矣然非困憊則詞不脩不抑閼則理不邃始之阨其身于一時者究反永其名于來禩則惡睹窮愁之非福乎先生雖生當明盛非若楚之問之遭而一二子蘭上官媒孽之以文致周內方其淹繫圜扉中豈不足以快側目者一時之忿而不知秪投以立言之會使其詞愈脩理愈邃也今觀其撰著以宏博該洽之識出為獨至之語以瓌偉卓犖之才歛為抑鬱之詞不摹擬而近古不刻畫而典麗能物之境而不淫思于象外探理之窟而不崖異以駭聞且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有三百篇之遺焉多而不冗偕而不俚得杜少陵之致焉至有所論說皆自獨造不隨人于偶是其為先生之離騷乎足不朽矣昔晏平仲解左驂贖越石父延入為上客子長傳而艷稱之至願為執鞭蓋高其誼且有所激也余生稍後不及悉先生逮獄事以附解驂之誼猶幸得其詩若文公之方內識者不使其名湮沒而不稱尚亦所稱信於知己哉梓既成并為之序

自敘經籍異同自敘

余所述經言枝指業錄諸梓者凡五種矣採之篋笥更存一焉曰經籍異同蓋異同于四籍者也如大學則古本外復有石經如中庸則衰公問政章別載家語如魯論則中卽刻石之餘僅留緇釋如孟子則馬搔招撓之筆雜入意林此類皆所具錄者自餘一言以上或見謂剌庋或見謂符合又一事也或紀載之各殊或軌跡之偶契悉隨涉而隨筆之凜為三卷聊以備攷訂云爾夫屈五指而商其用即無名指已自不得與將指食指等較緩急況其枝者乎余之以枝指命編直謂公書皆贅疣故方是時分卷得十計種

纔一豈意今之析而五而六乎蓋迄六種成而巧合枝指名編之數矣洵大奇哉雖然指之在手也即有餘于數試齕之則啼非以全體之脉絡榮衛固有相融通灌注者邪則是編何可謂于五種無関四籍無裨也姑存之以諗同志

海虞文苑序

吾邑負山帶湖環以瀛渤信明秀之勝區而人材之林藪也自言游氏首著文學卓西河相頡頏在南方為絶唱而吾邑文運之開所從来矣嗣是以還代不乏人迄國朝而獨盛姑屈指前哲如詞林張公號稱博洽文恪吳公辯正文體桑氏民懌詞賦妙天下而給諫黄公鉞之忠義侍御蔣公欽之切直刺史魚公侃之清白品卓而文亦粹焉其他志以遇抑詩以窮工執牛耳而登騷壇者殆復不少苦歷歲綿邈散失為多寖久寖湮良足惋惜文學張　氏特彙而集之名海虞文苑一日出其概示余曰子彙是編得

矣請以兩言益子必愽必約夫愽與約不可兩存之術也顧在所用之大都文章家通顯易致而奥渫難蒐輓近病繁而曩昔易逸故輯而成袠者寧嚴于通顯毋嚴于奥渫寧刻于輓近毋刻于曩昔愽收約取何是編不且愛而傳乎文學首肯余言無何編成余寓目焉則起而辟席曰有是哉子之愽于收也由國初以逮今茲公卿以及韋布諸有所著述行世者或舂容大篇或寂寥短章苟具一體無弗録也美哉纚纚乎文之極觀備矣然試核之人靡顯晦蘄於擅長時靡久近必於妙選珷玞不以混玉鍮石不以間金取之又未嘗不約是編也行言游氏文學之傳不益光被於中區翕赫于来禩哉剞劂既竣文學因問序不佞文學尊人可言為余先莊靖高足業敦世講誼而文學所輯又吾邑不朽盛事也敢以不敏辭余惟作者人抒其意家炫其采神情每渙而不屬所為聯其渙而屬之俾神情湊泊如出一手寔緊輯者是賴漢魏間諸名家蕭統以一漢選屬之晋宋間諸名家劉義慶以一世說屬之遂令讀者膾炙覽者擊節至不忍釋去人祇侈為蕭劉功而不復問出某氏辟飲食醉飽者必謝主人而某治庖某治釀置弗問也文學之彙文苑類是已文學綜擥流畧淹通古今兼攻軒岐術每以狄梁公急病行志自許誠愽雅士也固宜

為吾邑樹不朽獨不佞譾劣薄伎謬有十二見收為
藥籠中物則為不佞藏拙計疎矣

刻管士恒四書叅同叙

盖士恒夙與不佞善又以同歲登賢能書于兩畿相過
從益密間商四子士恒謂不佞紫陽氏剗漢詁以一其
說士大夫兢兢三尺奉之逾三百禩乃者積苦束溼一
朝叛渙人自為說然而庳者不勝其膚也高者不勝其辟
也余深病之頃歲閉門散帙因采其說經而不與經倍
盩者即非說經而足與証發者悉取赫嚱次之盖久而
成袠凡為卷若干題曰四書叅同會四方士挾筴從者
麇至傳本浸廣至授剞劂余業無以禁子試為我叙之
可乎不佞謝不敏已而士恒應大司空楊公聘辭不佞
里中復申前命夫士恒言語妙天下安所藉無能之辭

而謬以揚扢見命哉聞古之譙其子者必以禽客非必
客果嫺辭而譙固客之事也竊觀士子深于經術者多
畧于文辭而綴蒸之士亦迮迮疏于經術兼而能之者
蓋尠士恒夙稟奇分以舞勺之年補博士弟子其試於
有司一時士無敢當其前行者有所掾譔鼂脫藁而莫
行海内繡虎之聲溢于衆喙而士恒猶以為未也益探
二酉之藏窺四庫之奥亦既啟性靈洞関鑰而又以其
登岸之筏津梁後學意良至矣竊嘗受其書而卒業
語其研尋之密則抽氷繭之緒而擢犂牛之氂也語
其簡練之精則鎔赤澤之金而琢楚和之璧也語其
捃摭之勤則諧八音以協曹好而調五味以投衆適
也不落窠臼亦不軼軌轍高之非要眇而辟隣庳之非庸
淺而膚肖斯誠聖經之重譯而未俊之導師已夫相如之
文也而見謂俳元凱之傳也而見謂癖劑之者其士恒邪
是書也行鄉之知士恒者且媿其未盡矣不佞不揆虛薄
染指着書嘗謬輯所謂經言枝指書分五種文幾數億至
蕪雜穢無當方事灾木而叅同蚤已縣書即試而書而喻
以戎事叅同則謝車騎之五千也枝指殆符秦之百萬
哉士恒則以謂前矛慮無中權後勁揔之一軍也有余
之簡師以為先驅而有子之大衆以為後系蔑不濟矣
不佞曰唯唯否否遂書以為叙

息柯餘韻叙

世廟時越之山陰有海樵陳先生以風流愽雅為一時文人冠所著述多行於世者而於詞家尤擅長則其游刃之餘技云先生從孫唐卿来幕樞曹典不佞為同官誼甚洽也燕閒称說海樵先生竊想見其為人彷彿嵇阮伯仲元白近世罕儷心嚮往焉無何手其所著息柯餘韻眎余且曰子盍叙而傳之夫三百篇後変為騷賦為五言古詩為歌行近體以迨詩餘詞曲調典時更各極才人之致要於發情止羕属目會心或宣牢騷不平之思或寫弄月嘲風之况當年情景宛在眉睫無古今一也海樵先生以冲漠高懷出濃銛韻語以夷曠雅抱為閨閤麗詞所謂曲終奏

雅者非乎余於填詞家未窺藩籬且不托於音乎先生是編不異尺鷃之于鍾鼓野鳥之于鈞天殊憒憒也顧一諷詠間亦自有概於中者不佞行且入蜀篋笥所存非長卿賦少陵詩矣有如登錦城泝巫峽一旦景典情會逸興浡發則一喝三嘆藉有先生餘韻在焉雖然不佞之賞識先生猶淺也方內風雅之士夙嫺於詞兼善顧曲者不少其擊節先生之編又可勝道哉顧唐卿其亟行之

嶺字判草自叙

周書立政云勿誤庶獄而繼之克詰戎兵解經者曰兵刑之大者然則兵刑之合久矣不佞曩在摳幕嘗輯左氏兵畧既彙移西曹居恒念曰兵刑關民命一也兵家一鑿凶門以出戈矛鋒鏑之下死傷必且相屬誠自昔所慎用者顧　聖明在御諸夏又安正橐弓矰矢之日也兵即不可不講而特可不試乃刑可一日不試乎哉自草纓艾韠之風邈不復再湯刑禹政不足禁姦重以先比論輕以城旦鬼薪論者且日不知凡幾然則刑石比詳可簡忽為治之末而冥弗加之意乎李唐設科掄士而五花判衰然四銓之列迨　國朝取士亦就律令中科五判以試

之夫豈僅〻踵唐家遺規使士子誇駢儷已邪誠念軫
欽恤以讀律為多士望也輓近来主司者既弁髦此學
士子輩亦祇掇拾餖飣苟且為塞白計而　朝家課士
之意荒矣不佞自為諸生手輯類字判草著典述殆參
半焉不佞今日之於律令業為官方急惟是判草久貯
篋笥則宋人之資章甫而適越者也又焉用之爰刻署
中蓋欲示司存而不自知享敝帚幾見咲老獄吏哉

五仙社約序

邑之有五仙神社何昉虖蓋自勝國始也夫勝國之
廟社廢而為虛戾也久矣茲社胡以獨存此其故可
知也豈非其聰明正直倚人而行吉凶禍福肖物而
應功佐玄黃澤流蒼赤是所為曠代推崇歷刼不壞
者耶五月之十有八日是為神誕里之人上自薦紳
下至輿臺爭奔走香火于神祠者相引為曹紛〻藉
〻似向迦毗如趨摩詰第必以茲社為首倡而後相
隨麕至茲社未舉則莫敢有先也考以故號為啓門
社社中有大半皆親識而最後入者余也既成約屬
余叙之余謂諸君子曰我同盟之有事于茲社也何

為哉僉曰以祈福也以禳災也余曰是則然矣將所謂禍福者天乎人乎所謂司禍福者將索之冥漠無有之鄉乎嘗侍先莊靖公竊聞內典之緒矣諸善惡業惟心造也諸善惡報亦惟人召也凡我同盟尚相與組修爾行洒濯爾心舉平日所為不媿屋漏不慚衾影者而致一日之虔以從事于茲社則何精誠不可格而神明不可及交也此毋論災眚莫侵而自天降之祥隤之祉會且福不唐捐已宣尼不云乎我祭則受福惟其禱之者久也願與諸君子共勗之爰作頌二章頌曰

神赫其靈　降從門皇　使稱五瘟
行歷八方　殃彼淫馘　芘我善良
默扶寶曆　永奠無疆　其一
社曰啟門　有舉允先　肇自勝國
尤盛當年　奉盛告潔　展牲告牷
鑒我庶士　善慶斯駢　其二